

机智勇敢的合水地区交通情报员

朱琳 戴会清

解放战争初期,茂名县合水地区被茂电信党组织划定为秘密交通线,担负着合水与高州城、电白、化州、吴川、廉江、湛江等地的交通任务,逐步发展成茂电信党组织的交通大站,有交通员20多人。这些交通员机智勇敢,在传递情报、运送物资、转移带送革命同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交通情报网络

1946年秋,党组织派柯乙福到合水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他争取了乡绅的支持,1947年接任位于合水果子园村的汝嘉小学校长,并将原在公馆圩的“源棧”交通联络站转移到汝嘉小学,在该校建立了交通联络站。为充实革命力量,党组织先后派柯亨元、柯连钊、柯日恒等党员及一批进步教师到该校任教。1947年夏,为做好合水地区的地下交通情报工作,地下党组织了一批革命热情高、头脑机警的同志

担任地下交通员,采取专人专线和临时委派相结合的办法做好联络工作。交通总站设在汝嘉小学,分站设于合水地区的30多个自然村中。

交通站工作由柯乙福、柯连钊负责,其他交通员作了具体分工,与合水地区连接的每一个联络点都有专人负责,东与茂名县新垌、云潭、分界,电白水东等地下交通站联系,南与茂名县袂花、飞马等地交通站联系,西与化县边沿,吴川县梅菪等交通站联系,北与茂名县白土、高城,信宜县等交通站联系,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情报网络。还指定了负责临时委派各种工作的交通员,确保交通工作有条不紊顺利进行。

双腿奔走出四通八达交通路

当时的交通情报联络,没有电话,没有自行车,交通员是用双腿

奔走出四通八达的交通路,机智勇敢地完成一次次交通联络任务。

柯连钊于1946年春参加革命组织,1947年专职做地下情报工作。由于她有胆识,应变能力强,因此派她负责重要机密传递,多次转移密件、收藏大印、运送手榴弹和短枪等。同时联络袂花、北斗、电白水东街和东寮村等交通站,传送任务,路途远又比较险要,往返一次六、七公里,总能出色地完成任。1949年3月,她带送密件往水东东寮村,到达时东寮村遭敌围捕,站内无人接头。她只好忍着疲劳和饥饿返回联络站,回到北斗村地下联络站时已是下半夜,此时她已在路上奔波近20个小时,饥饿和劳累一齐向她袭来,没说几句话就晕倒了。联络站的同志给她灌了几口清水以及一点稀粥,才慢慢恢复过来,第二天清晨她又踏上归程了。

柯富是负责联系梅菪、湛江、

化州、覃巴等点这些站点,路程远关卡又多,每一次联系都是一个冒险的旅程,但他每次都能机智出色地完成。1949年8月,柯富带送茂名县委领导陈以大回湛工作。他经过慎密的思考,选择出安全的路线,带领陈以大从鳌头起程,抄小路到梅菪乘船,在黄坡上岸,绕过乡公所,再坐木船到沙湾。当时下过大雨到处汪洋一片,柯富能从深水识辨路径,带领陈以大迂回前进,终于把他安全送到录塘站。

柯永平参加革命工作时只有13岁,起初跑短途交通,平时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没有交通情报任务时,主动申请站岗放哨,一有工作就千方百计完成,遇到危险时也能迅速应变。1949年秋天,他在黑夜送密件往白土村,天很阴暗,开始是从小路行走的,将近白土村时,发现大批国民党兵从远处的后面上来,他就赶紧躲进蔗林卧倒把自己隐

蔽起来,待敌兵远去后,才爬出抄小路把密件安全送达。

出色完成各种秘密任务

为了安全保密,交通员想了许多办法来传递信息。领导的指示、通知、情况交流等,先由地下党负责人用米汤写在薄竹纸上,收件人用晒酒涂抹后内容就显示出来。交通员有时将密件嵌入鞋子、帽子或衣服内缝好,有时收藏在随身带的物件中,有时带上一束草纸将密件放在草纸夹缝中间,再按预约投递地点传送,预约地点是某树枝头、竹枝头、屋角砖缝、厕所砖缝、大石隐蔽处,由于交通员谨慎细致,这些投递点从未暴露过。

中共组织负责人来往合水地区较多,曾在合水地区召开两次县委会议。领导同志来迎送,多数由交通站安排进行。在接送这些领导时,根据各人的外形特征,选

派交通员伪装成书童、收账员或婢女随从行走。人员较多时,就选择黑夜乘渔船出行。1949年,地下党从高州城转送几批同志到粤桂边纵队工作,有一部分是在当地已暴露身份的女同志。这些同志先由交通员接来在车头屋村或木头塘村隐蔽,然后由交通员送往化州再转送至粤桂边纵队。

交通站还负责收转革命物资,除传送各种革命书刊印刷品外,还以送物走亲戚的方式运送金银首饰等多批。

1949年6月,茂电信地工委副书记林其材直接领导的地下油印处转移到合水地区,翻印文件的工作量很大。这些印刷品,除少数由领导带走外,绝大多数由交通员及时、准确地转送到茂电信各地,使各地的党组织能及时看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及各地革命斗争情况,推动了革命工作开展。



茂名市第二届荔枝节现场直播



1991年5月底,茂名市第二届荔枝节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并在市区进行大型彩车巡游活动,茂名广播电台进行现场直播。图为当时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梁永斌和郑雯。

图文 黄信涛

治“痲渣”奇遇

王崇宁

在七十年代,我在公社(现称为镇)中学读高中。那时,一个公社仅办一间高中学校,学生多,校舍少,每间阴暗的瓦房都是十几个同学挤住在一起。学生读书的条件很艰苦,电灯泡时亮时暗,有时,还要自备煤油灯来学习。高温天气,同学们就拿把葵扇或折叠纸扇来纳凉。而换洗的湿衣服就密密麻麻地挂在两排上下床前的过道中,弄得室内极为昏暗潮湿,加上夹杂着的人体汗臭,使得整个宿舍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霉气味。不久,就传出有同学患上了“痲渣”疾病。这种病患的主要特征是双手指缝中和下体私处长满小水痘,奇痒无比。挠痒时若弄破了水泡,就会迅速蔓延,恶性循环,令人寝食难安。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还比较落后,找医生看了,一般是给一些硫磺药膏来涂抹。可硫磺膏的药味特别刺鼻难闻,加上宿舍原有的霉气味,直把人薰个半死。而我却“有幸”加入了这个“痲渣”病患行列,要知道,这皮肤病是极其令人烦恼的,偏偏我又特爱面子,不敢在同学面前挠痒,尤其是私处,不管是多酷热的夏天,总是把手插入裤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往那里挠。后来得知,我们几个较为知心的同学都是同病相怜的了,怎么办呢?有同学说山上的松枝煮水泡洗可以缓解;也有说采摘苦楝子煲水煲

洗有效;最后有个同学说到“西江热水窝”去,用温泉水浸泡立竿见影,因为那里的温泉水含硫量很高,水温高达90多度。我们公社中学距西江有30多公里,虽然路途遥远,为尽快康复,我还是来了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各自带上一条毛巾迈出了希望的第一步。那时的自行车是居家三件宝之一,属奢侈品,因为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只能依靠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徒步前往。我们一路饿着肚子艰难跋涉,历经七八个小时,到了中午一点多钟,我们终于见到了西江热水窝。近前细看,只见一股冒着白烟的温泉从地下翻滚喷射而出,散发着浓浓的硫磺气味,我们兴奋不已,有个同学伸手试探水温,立即就缩了回来,说很烫。虽然“治病”心切,可眼下肌肠辘辘,怎么样才能弄点吃的呢?此时刚好是中午,四看周边无人,我们就就近的番薯地和玉米地中,徒手偷采。然后拿到温泉眼中浸泡一会,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热水窝旁边又没有遮掩之物,我们只好脱下外衣丢在一旁,穿着裤衩,坐在泉眼边的石头上,用毛巾蘸着温泉水来擦洗,热辣辣的泉水混着硫磺的气味让我们越擦越舒服,正当我们享受得酣畅淋漓时,忽见五六个男女群众骂

骂咧咧的冲了过来,有个男人说一眼就看出是我们这帮“坏蛋”偷采了,因为他们那儿的番薯和玉米,要抓回大队(现村委会)处理。我们意识到闯祸了,赶紧过来穿回衣服,抱着头,霎时间我们羞愧难当,最后只好光着身子耷拉着脑袋,被他们往大队里押送。到了大队,治保主任对我们进行了一番“审问”,得知原委,对我们教育一番后便手摇电话,通过邮电局几经辗转转到我们学校,班主任听后连声道歉,反复强调会对我们严加管教并赔偿经济损失。下午四点多钟,原来抱走我们衣服的那两个妇女,竟送来一篮已煮熟的番薯,说后生仔长身体,别饿坏了,让我们尽情吃。随后,大队书记又叫来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嘱咐司机将我们安全送回学校。说来也巧,几天后,我们都感觉到那烦恼透顶的顽疾“痲渣”,逐渐变黑结痂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得病的同学们纷纷赶往西江热水窝,用温泉水驱除该死的“痲渣”顽疾。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痲渣”顽疾已成为远去的故事,可治“痲渣”奇遇我们一直铭记于心,感恩以包容之心教育、帮扶我们的班主任、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群众,感谢他们馈赠我们身心健康。



风起云涌(之九)

许向东

之后,他找梁文梁一峰说这件事。两人却说,此事绝非偶然。自从朱也赤到公馆开办平民学校后,这类反常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并且越来越严重,经常出现公开顶撞教导主任现象。他们还听说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甚至跑到朱也赤朱绍栋的住处,有时还在圩头岭、猪圈岭和白沙河边开什么读书会和唱歌。很可能已经成立了什么组织。事情已经很清楚,是朱也赤暗地里给学生洗了脑。

我原来以为只要不让他到学校来开会讲课,他就没办法赤化学生。原来他在校外下功夫。厉害!厉害!这个朱也赤确实是厉害!他来来去去的才不到两个月,竟然搞出了这种阵势!深眼梁通过梁文文梁一峰笼络控制的十来个得意弟子,原来作为眼线都很听话,不仅主动靠拢校长主任,还经常到校长主任室来报告同学的异常动态,按照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授意去打击那些思想激进的学生。最近却变了,一个个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和梁文文及梁一峰,连叫其来谈话都不敢大敢来了。说是怕同学怀疑,“会引起矛盾和不满”。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他正把梁文文梁一峰找来商议应对办法,以二年级的江仲奇为首的五个同学找上门来:“梁校长!茂南中学学生联合会委托我们五位同学前来知会你!”江仲奇上前一步正色道。

“请坐请坐,五位同学有何事情?”在深眼梁的记忆中,自他担任校长以来,从来没有学生以这种口气和他说过话,当然他也是第一次对学生如此客气。他内心十分紧张,却假装不知江仲奇等人的来意,一边说一边不自然地把江仲奇等往长凳上让。

“不用坐了!南中学学生会委托我们五位同学向你进行交涉。”江仲奇清了清嗓子:“你担任南中校长有年,长期顽固坚持满清王朝腐朽立场,鼓吹封建礼教,反对民国新政。民国5年为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写《劝进书》,丑态尽显。之后极力反对孙总理领导的三民主主义革命。专制蛮横,阻止我们同学读新书,吸纳时代新思想。更有甚者,民国14年11月秘密向邓本殷八属联军提供军事情报,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南征……”

过多年。至于阻止读新书,实属见仁见智之事,妨碍不大。但后来江仲奇“秘密向八属联军提供军事情报”一句,把他吓一大跳;这件事如果要认真追究起来,可是十分严重的。他顿时慌得不得了:“你们这是栽赃,无中生有……”深眼梁跑到朱也赤朱绍栋的住处,眼睛发直无神,眼眶显得更加深,两片薄嘴唇在微微的抖动。

“我们可不会冤枉任何人的,何况你是我们的校长!”江仲奇把攥在手里的这份露出一个角的南征军进军示意图扬了扬。别人看不大清,可是深眼梁却瞄得很清楚,不错就是自己给八属联军司令部送的那份东西。他顿时瘫坐在太师椅上。

“念你是我们多年的校长,我们也不想多地为难你。但是你误人子弟,做校长实在不称职,你必须离开这个位置。梁文文梁一峰跟你是一路,长期迫害学生,他们也得离开学校!”江仲奇义正词严地说。

听着江仲奇的话,深眼梁感到一阵阵的沮丧。他感觉这班学生忽然变得陌生了。多少年了,他们对自己都是毕恭毕敬,从来不敢有半个“不”字。才一两月光景,一切都变了。学生抱成团要赶我这个校长了。学校已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不过,令其感到最可怕的倒是卷铺盖回家,而是学生将自己向八属联军送情报之事正式报官。其凶险可是没底的。深眼梁一边敲一边心里咚咚咚地不停打鼓。直至听到江仲奇后面说的“不想过多为难你,但你必须离开校长位置回家”这几句话才让他又稍稍镇定一点。

“鄙人思想陈腐守旧,对民国尤其是孙总理三大新政理解不深,致使南中教学滞后于时代,确有误人子弟之嫌。平日对学生管理也过于生硬严苛,引起同学不解和抵触,本人深表歉意!”深眼梁边说边观察江仲奇等人的反应。见江仲奇等只是静听,并不言语,又说“今日事出突然,我尚未及细思,无论出如何,并无责备同学之意。只望各位同学容我静思时日,再与同学交流探讨。惟望同学们莫误学业,恢复上课。”

深眼梁显然是行缓兵之计。江仲奇与潘襟江等学联骨干商议后认为没有必要安排梁深远与师生交流,以免其在会上胡言乱语,影响视听。就此请示朱也赤。朱道:“梁深远此要求合情合理,不应拒绝。既然梁提出希望与全校师生交流,你们将计就计,安排一次全校师生大会,‘请’他出来和师生说一说,也让他当面听听师生的意见!否则他不会死心的。只要你们做好准备,就不怕他混淆视听。要相信广大师生的觉悟。经过你们长时间工作,组织了这么多的学习交流,形成了这么强的骨干队伍,学联和共青团在南中师生中已有基础,他掀不起什么风浪。”

翌日早上8时,太阳正被薄云缠绕,放出淡淡白光。茂南中学400多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操场上举行大会。会场上方挂着“茂南中学师生推进民主进步和国民革命大会”横幅。两边两面“茂南中学学生联合会”的会旗十分鲜艳夺目。会场四面插了20多面红旗。20名学联会纠察队员在会场周围负责维持秩序。校役在会场旁摆了4个盛满开水的热气腾腾的水缸为师生们供应开水。

南中学生会副主席潘襟江主持大会。他首先让学生代表柯德新和莫宜辉去把梁深远和梁文文、梁一峰“请”到会场,让他们坐在主席台的右边。

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中学学生联合会主席江仲奇。他身穿蓝裤,束着白衬衣,还不知从里找来一顶国民革命军的帽子戴在头上,显得十分精神。

他说:“我们南中全体师生从昨天起举行罢课,为的争得南中的民主进步和革命。因为南中长期以来校长梁深远和教导主任梁文文副主任梁一峰统治住。学校长期没有进步没有民主,和全县其他中学相比,有着巨大的落差。进步师生受到严重压制,校内气氛十分沉闷。”

“——民国8年,举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本县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爱国运动如火如荼。而在梁校长的统治下,南中一片沉寂,无声无息。”

“——尤其是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南路之后,‘三梁’仍不想改变这种局面。国民革命军早已收复南路,梁深远校长仍在压制革命,压制民主和进步。”

“——许多进步书籍,别的学校可以随意阅读,南中不能;有关社会革命问题的讨论,别的学校可以自由进行,南中不许;其他学校学联组织可以公开活动,南中却不可以!”

(未完待续)